

CHINESE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

春歌

李 克 灵 张 绍 良



李克灵 张绍良

春秋

电影文学剧本

人民出版社

七八年·

封面、扉页：谷守纲

电影文学剧本

春 歌

李克灵 张绍良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8年6月第1版

197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4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427 定价 0.20 元

第 一 章

薄雪淡淡，红梅点点。

欢快的唢呐声，响彻山明水秀的山村。

杨岭公社新事新办大会，正开到热劲儿上。

一对对青年男女，胸佩红花，含笑坐在高台上。

公社马主任正在宣读结婚名单。

马主任：“李四妮，东杨岭大队小农机厂女工；王春喜，石头窝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。”

李四妮、王春喜一同站起，然后含笑坐下。

马主任：“刘瑞珊，东杨岭大队小农机厂女工；张山泉，小屯大队电工。……”

人群中不断地发出嘻笑声。坐在一角的康老方，脸阴得快要掉下雨点来，他唉地长出了一口气。

康老方身边的崔清场，对住他的耳根说：“老方哥，当初咱小农机厂开张时，我就说闺女片子们指靠不住。怎么样？眼下一个个都飞了，咱可唱开了空城计。”

他俩的声音被欢腾的说笑声淹没了。

马主任念完了结婚名单，停了停，继续讲道：“新事新办大会，开得很好。咱们公社下一步，准备大搞农业机械化！华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大竞赛，咱们队与队、村与村，都要结成对手，比试比试。你追我赶，把‘四人帮’耽搁的时间，抢回来！”

台上台下，一片掌声。

马主任：“这几年，田爽同志亲自抓的东杨岭队办工业出了名。刚才结婚的女青年，有几个是东杨岭小农机厂的。希望你们到了外村，都开花结果！先进队更先进，后进队赶上去！”

高台上，东杨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小农机厂主任田爽——年轻人都称她爽婶——谦虚地笑笑。她一转脸，与康老方打了个照面。

康老方使劲翻了爽婶一眼，转身挤出人群。

杨岭河边，河水托着冰块奔流着。

崔清场急跑两步，赶上沿河急走的康老方。

崔清场：“老方哥，你也是咱小农机厂的付主任，可不能看着一个火炭儿似的厂子趴了架！”

康老方赌着气，一句不吭。

崔清场：“说到那里你和爽婶子也是老夫老妻……”

康老方把大腿一拍：“人家是支书，又是小农机厂主任，我胳膊拧得过大腿？”

崔清场：“唉！事到如今，咱苦心巴力培养的人，都成了别人席上的菜！”

康老方痛苦地蹲在大柳树下。

一阵阵欢笑声，从新事新办的会场上飘过来。

崔清场拽了康老方一把：“你看。”

会场已经开了锅：有赠送礼品的，有闹新娘新郎的，有祝贺的，有拉马套车的。也有一些孩子们高兴地打闹着。

爽婶把系着红绸布的榔头、扳子送到东杨岭女青年手里。嘱咐女青年：“闺女，到了人家那里，搞农机可不能使性子。”又对另一对男女青年说：“我们这闺女可是个‘机器迷’。小两口过日子，家务事互相邦着点。”

男青年笑笑。

西杨岭大队老支书李明水，紧紧握住爽婶的手说：“爽嫂子，你这一手可真漂亮！我们西杨岭机械化差了一大截子，俺远学大寨，近赶东杨岭！你得邦着点。”

爽婶：“他大叔，看你说的。”

李明水故意指指旁边的新娘子，对爽婶说：“俺村的好小伙，也一护拉一把，以后可别忘了啊。”

柳树下，康老方直着眼看着、听着，十分憋气。

崔清场：“这样闹下去，各村还不憋红了眼珠子，盯着咱东杨岭的闺女们！”

康老方噤的一声，把棉袄扣子扯开，忽扇忽扇扇了几下，突然把手一甩，冲崔清场喊：“回去！”

二人紧走几步，跳上停在附近的小拖拉机，直奔东杨岭。

二

山村沐浴在晚霞里。

爽婶踩着石子路，拐进家门。

典型的山村院落：石房、石墙、猪圈也是麻点红石头垒的。

圈里的克郎猪，听见动静儿，哼哼着要食。爽婶随手把泔水倒进猪槽里，猪咕嘟着吹开了水泡。

这一切，坐在北屋炕头上的康老方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见爽婶拍着身子进了屋，扑通躺了个脸冲里，连头带脚用被窝蒙了个严。

爽婶拉开电灯。一看，锅灶半点火烟儿都没有。康老方在炕上翻来复去，哼哧哼哧长出气。爽婶微微一笑，过去把被子扯开大半块，说：“别装蒜了，快拢火，我好做饭。”

康老方一折身，坐起来说：“我肚子快撑崩了！”

爽婶不再理他，自己从瓮里舀水、生火、做饭。

康老方“噌”地从炕上下来，走到爽婶跟前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明天，我下地干活了，农机厂的工作，你看着支派吧！”

爽婶：“我知道你生我的气。”

康老方：“知道就好！为了东杨岭的机械化，我几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，眼瞅就到了八〇年，咱厂弄得缺人少马，我看你这个当主任的怎么交待！”

爽婶仍不动声色地拌着面疙瘩。

康老方坐在灶前，拉着风箱问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爽婶：“说到家，你是嫌闺女们带走了技术，怕别人超过

你！”

康老方：“那怎么的？你怕不怕我管不着，我脸上还有四两肉哩！”说着，故意把风箱拉得山响，锅里的面疙瘩汤，咯嗒咯嗒地开着，热气喷得老高。

爽婶摆摆手说：“好啦好啦，再拉热气把房顶撵跑啦！”

康老方：“我非用大气冲冲你这个主任不可！”

爽婶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用不着你冲了，我让位。”

康老方听不明白，把风箱停下来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爽婶：“我给你说了吧，公社批准了咱大队学大寨规划，咱农机厂主任也换人啦。”

康老方：“换谁啦？”

爽婶：“你。”

康老方蒙了。

爽婶：“党支部这是从全大队通盘考虑的，你对东杨岭机械化有成绩，把这个担子放在你肩膀上了。”

康老方停了一下：“刚才我说了，付主任我都不干了！这不明摆着，好人你充了，风格你让了，剩下的大蜡让我坐上了。”

爽婶：“你甭赌这个气了。其实呀，真要叫你离开农机厂，你比坐蜡还难受！”

康老方：“算了吧。咱没这个能耐！”

爽婶把冒着热气的饭菜端到桌上，两人坐下来，她说：“眼下是有些困难，人员一时添不上，就是添上也是冷手热馒头。可有党支部，有群众，山高自有盘山路。”

康老方：“说的好听！”

爽婶：“你干不干吧？”

康老方：“不干。”

爽婶：“你是党员不？”

康老方：“是呀。”

爽婶：“是党员不听组织支派？”

康老方狠了一下心，说：“实在要我干，也行！可咱得有个说道。”

爽婶：“几个说道也没关系，你当着群众讲吧。”

康老方大声讲着：“这不，党支部叫我挑小农机厂这个头，我不能鞠屁股。可是哩，也得有个说道。”

群众大会正在山坡上开着，太阳照在绕山转的河湾上，嶙嶙闪光。

坐在人群里的崔清场说：“是得有个说道，一个将军一套令嘛！”

王小兰：“老方叔，想怎么干你就直说了吧！”

康老方清清嗓子：“第一，往后呀，这农机厂的事，一般情况我说了算。”

群众：“你是一把手，二般情况，也得做主。”

康老方看了爽婶一眼：“第二哩，支部得撑我的后腰。要不哇，婆婆咀碎，媳妇耳背，干不了！”

人群里不少人笑了，大夯憨厚地笑着。

康老方仍然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要是大家同意哩，我豁出去了，为了东杨岭的机械化，我拔拔腰，卖卖老！完啦。”

爽婶站起来说：“可有一条，往后什么事情得多跟群众念叨念叨。”

康老方：“那现成。”

爽婶带头鼓起掌来。

三

东杨岭小农机厂，坐落在杨岭湖边的山脚下。十大几间麻点红石房子，分层排下来，如林栉比。上面的，抬腿可以蹬住下边的石板条房顶。半人高麻点红石围墙上，新写的白灰大标语耀眼夺目：“抓纲治国，向农业机械化进军！”小农机厂的上空，红光映天，浓烟升腾，真有点“现代化”的劲头。

车间里机声隆隆。康老方走到大夯跟前，帮他把按反的机件正过来，说：“得这样。要不，粉碎机添两成，就放空炮了。”

他又来到王小兰跟前，高兴地：“干得好，闺女！都象你，完成修理任务，保了险啦！”

康老方回到办公室。办公桌上，堆满了表格、图纸等。康老方刚戴上老花镜，崔清场进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老方哥，钢材到手啦！”

康老方：“噢？！”

崔清场：“我一到，县里就批给咱两吨！供销科老陈帮了不少忙。”

康老方：“好嘛！咱当家主事，这锤子就得敲响它！”

崔清场把货单递给康老方：“老方哥，西杨岭可不善呀，满街筒子大标语：实现机械化，赶超东杨岭！不能忘了，去年老明水一季就过了黄河！现在和咱搞起对手赛。”

康老方：“没那么容易，眼下虽说咱人手窄巴，马再瘦也

比驴旦子强！”

崔清场从衣袋里掏出个条子：“你再看看这个。”

康老方接过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东杨岭大队：

县机械厂增设农机修理，分配你大队一名青年
入厂。特此通知。

杨岭公社

崔清场：“这事儿，八成又得咱小农机厂出人。身子骨正弱，还得放血。”

康老方拿着纸条，皱起眉头，半晌才说：“这是属于大队的事，咱管不着。”

四

大队办公室。

爽婶收起纸条说：“县里要人，咱不能含糊，一定要挑个象鼻子象眼的。”

康老方：“那是，咱东杨岭出去的人，就得找能戳起个来的！”

爽婶：“我看，这事还得从小农机厂抽。”

康老方一愣：“大队这么些摊摊，你怎么光盯着小农机厂？”

爽婶笑了：“看看，刚才调子那么高，一说给你们要人，

就变卦了。你小农机厂，不算大队摊摊？”

康老方显出为难的神色，老半天不说话。

突然，窗外传来“突突突”的拖拉机声。

康老方一看，是王小兰和大夯开着拖拉机过来了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说出来我不能饿你的茬儿。不过小农机厂的人力，得赶快给我配齐！”说后站起来就走。

爽婶望着他的背影，沉思着。

五

在桃花盛开的山路上，康老方、崔清场边走边谈。

康老方：“难不住咱。过了初一就是初五了，闺女迟早要飞。趁着县里要人，咱热锅炒黄豆，来个干巴脆的。”

崔清场仰起头，问康老方：“你是想就坡下驴，把小兰送走，免得她把技术带到外村，给咱东杨岭树茬茬？”

小农机厂里，王小兰擦着火艳崭新的“东方红”55，对大夯说：“这台新车，真棒！”

愣头愣脑的大夯却问小兰：“小兰，老方叔叫你有什么事？”

王小兰：“谁知道哩！”

路边的桃枝上一只喜鹊喳喳叫起来。崔清场随手拿块土坷垃扔过去：“乱打叉！”喜鹊吃惊地飞走了，树枝上落下一阵桃花雨。

土坷垃落在前来的小兰的脚底下。

王小兰：“大叔，干嘛跟喜鹊生这么大的气？”

崔清场：“小兰子来啦！你知道找你有什么事？”

王小兰摇摇头。

崔清场：“常说喜鹊叫，喜事到。傻妮子，喜庆事落到你头上了。”

王小兰爽朗地笑了：“大叔，什么喜庆事，快说吧。”

康老方：“说出来，保险叫你高兴得睡不着！”

王小兰：“噢，快说说！”

康老方：“县机械厂要人，我们研究了，让你去。”

王小兰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说：“我当什么喜庆事哩。”

康老方：“你爽片子说，往上送人，要拔又红又专，到哪都得戳起个来的。”

王小兰：“咱村戳起个来的，也不光我一个，我不愿意离开东杨岭！”

崔清场：“傻闺女，这回去机械厂，是长期工，挣工资，当工人阶级。哪头炕凉，哪头炕热？”

王小兰：“我偏爱在东杨岭挣工分！”

康老方：“东杨岭这根桩再好，也不能拴你一辈子。”

崔清场：“就是，甬胡弄我们过来的人了。到时候，一翅膀飞到别的队，夸开了女婿，那还有心思想着东杨岭。……”

康老方暗暗踢了他一脚，崔清场知道讲溜了嘴，不说了。

聪明的王小兰明白了：“闹了半天，你们还是嫌弃俺闺女家。把话挑明吧，你们越嫌弃，我越不走！”

康老方生气了：“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？”

王小兰大声地：“有！我找爽婶去！”说完扭头跑了。

在河的拐弯处，王小兰碰上大夯。

大夯问：“他俩找你什么事？”

王小兰上气不接下气：“要我去县机械厂当工人！”

大夯忙问：“那你去不去？”

小兰不理他，照直往前走，大夯急了：“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王小兰：“要去，我还急着找爽婶？”

憨厚的大夯笑了。他一步跨上来，很不自然地拉住小兰的手。

王小兰害羞地缩着手，但缩不回来。

王小兰：“你，你干吗？”

大夯从脸到脖根子，全红了。吭吃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感，感谢你，不，不，我支持你！”

王小兰争脱大夯，向村里跑去。

康老方对崔清场继续谈着：“小兰犟得象头牛！”

崔清场摇着头：“如今，年轻人的脾气，都是属电的。看不见，摸不着，真难办！”

六

麦地里。

王小兰抹着眼泪说：“反正我一辈子不离开东杨岭。”

爽婶笑着点点头：“别哭啦！这事我给你做主。”

七

晌午。

小农机厂康老方办公室。康老方双手抱着脑袋，靠在床头的被窝上。

爽婶拿起办公桌上的小字报、申请书等，说：“看看，大家的意见一致！”

康老方：“就为小兰芝麻大点事，又是群众评议，又是支部征求意见，一道亮闪，一阵响雷，多能耐！”

爽婶平和地说：“小兰也不错，可比起张旺还嫩巴些。往县里拿人，咱有好的尽可量的给好的！”

康老方不耐烦地：“好啦，好啦！我不坚持了还不行？小农机厂的人，添谁吧？”

爽婶：“说说你们的打算。”

康老方：“咱也不出格，给两个小伙子，再搭上俩年轻媳妇。”

爽婶：“你就是害怕闺女，所以叫你一辈子当不上老丈人！”

康老方也忍不住笑了。

爽婶：“你的要求也太过份。不过眼下一个也添不上，等闪过春，再说吧！”

康老方：“上级不是刚给咱一台‘东方红’55，这能腾出二三十个劳力。我就要这么俩还不行？”

爽婶笑了，说：“‘东方红’55有了新的安排。”

康老方：“什么安排？”

爽婶：“有些支委提出让出去。”

康老方：“让！让给谁？”

爽婶：“西杨岭，明水他们。”

康老方火了：“门也没有！”

八

小农机厂门外。

崔清场与康老方谈着。崔清场：“哎！爽嫂子这不是成心叫咱做憋子！”

康老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，他说：“你嫂子不是讲有事让群众念叨念叨吗？咱也念叨念叨去！”

崔清场瞪大了眼。

九

村边场地里，“东方红”55象一团火似地奔跑着。

王小兰、大夯几个男女青年在一边指点着。

旁边，崔清场媳妇一边放鸡，一边纳鞋底。

康老方从对面小路上走来。

青年甲利索地将拖拉机停在康老方跟前：“大叔，就冲我这技术，够不够进小农机厂？”

康老方：“甭美啦。”

青年甲噌地跳下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康老方：“咱这台‘东方红’55，你爽婶子想让给西杨岭哩！”

青年们议论起来：“这怎么行！”

大夯：“就是！”

王小兰：“怎么不行？党支部比我们看得不远？”

大夯一捅小兰：“把东西给了人家，谁心里不疼！”

王小兰把大夯一拨拉：“什么人家自家，还不都是一家？”

崔清场媳妇走过来，拖着长腔说：“唉哟！这可真是哟，还没出娘家门，胳膊肘就往外扭喽！”

几个青年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崔清场媳妇象好斗的公鸡似的：“你说什么意思？吃着东杨岭，喝着东杨岭，还吃里扒外地盘算东杨岭！”

王小兰急了：“让我说是这号人，成天不干活，净想沾大伙的光！”几个青年劝着把她拉走了。

青年甲对康老方说：“这码事，你得抗住！”

康老方：“我？”他向青年甲递了个眼神，示意只给他讲不顶事。

青年甲明白了，胳膊一抡，说：“光咱们瞎嚷嚷顶什么事，咱得找爽婶反映反映！”说后就走。

一些人一边嚷着，一边跟着走了。

十

爽婶家里。爽婶扛起铁锨正要出门，被十几个群众围住。

一女青年拨开大家，想笑又笑不来地对爽婶说：“爽婶，